

让传统文化活起来

首度被改编成音乐剧



与你相约

5月

创下众多第一

《赵氏孤儿》是第一部被译介到西方的中国戏剧作品。西方最早翻译《赵氏孤儿》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。1732年,他在广州把该剧翻译成法语,并写下了动机:“希望欧洲人通过这部真正的中国悲剧,能够观察到中国文明的程度和道德观念。”1734年,法国《水星》杂志刊登了马若瑟的译文片段,1735年,全文发表于《中国通志》。伏尔泰改编的五幕大戏《中国孤儿——孔子的伦理》,于1755年搬上巴黎的舞台,变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为情感与理智的冲突。1759年4月,英国剧作家阿瑟·墨菲在伏尔泰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英文版在伦敦上演,取得成功。随后,该剧又到美国上演……

2012年,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上演了话剧《赵氏孤儿》。徐俊就是在这个版本上改编成音乐剧的。英国诗人、剧作家詹姆斯·芬顿没料到他的作品将以音乐剧的形式回到中国。他在视频寄语中表示:“这部中国的戏剧杰作彻底迷住了我。如今,我们有新的音乐、新的歌曲、新的演员、新的剧院,和一个新的世界去呈现它,我万分期待。”

阵容令人期待

以“悲剧美学”为纲,主创耗时3年多,旨在现代人文关怀中接续经典的永恒。该剧作曲金培达说:“我用了整整60年的时间在创作《赵氏孤儿》”。从此前已在网络平台发布的4首宣传曲目中,透露出这位音乐大师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创作。众多的人物、迭起的冲突、复杂的情感,都被谱入这部激越慷慨的悲歌。“在相对统一的基调中,每一个人物都要唱出他自己的歌”。作词梁芒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故事的流变,浸入其中去寻找每一个人物。创作时期他常住重庆家中,“我时常会在写作时为他们痛哭,眼泪奔涌,如嘉陵江水”。

该剧阵容令人期待——《赵氏孤儿》不但聚集了郑棋元、徐均朔、方书剑、何亮辰等热度“出圈”的音乐剧演员;更主动“破圈”,迎来影视明星明道、薛佳凝的跨界。该剧角色众多,全组共有34位演员。饰演程婴的郑棋元表示:“这是一部家喻户晓、版本众多的经典,但这部音乐剧中的程婴却又有所不同,挑战很大。这个过程对于我,对我们组里的所有演员而言,都是脱胎换骨的。”

本报记者 朱光



薛佳凝演晋国公主



郑棋元演程婴



明道演屠岸贾

对话 导演徐俊

问:《赵氏孤儿》音乐剧版的故事与原著有何不同?

答:纪君祥创作的《赵氏孤儿》的故事,放在当下甚至其他国家的社会环境里,不是都能获得认同的——把自己的骨肉“献给”敌人,以保住太子的生命,似乎使得君主乃至国家的命脉得以延续,但也是非人的做法。中国戏曲相对写意,所以并没有对情感与理智进行深刻的剖析。芬顿的话剧把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变得可信——出现了父子之间的灵魂对话,有点像《哈姆雷特》,因而程婴在献出骨肉后,始终面对不了儿子的灵魂。最终,他在儿子坟前表示,已对国家尽义,以自杀赴死的方式与儿子“团聚”——至此,情义“两全”。音乐剧版就是在这个故事线上发展起来的。

问:音乐剧版会不会更“好看”、更“好听”?

答:“悲剧美学”的理念也贯穿在舞台的视觉呈现上。张叔平设计的有些服装,远看好像是人物身披的袍子上都是窟窿——那其实是用火灼烧出来的造型,体现的是人物“浴火涅槃”的人生经历。戏曲,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“音乐剧”,所以,我们也要创作符合当下观众、听众审美的音乐剧,且又能重新回望经典剧目。

问:为什么要坚持3年排演这部音乐剧?

答:我无比珍惜这个千年一遇的好剧本,它有属于我们的风骨、信仰与境界。在爱与复仇的母题下,我们仰望崇高,也要直面深渊。已知的故事里充满了未知的可能性。《赵氏孤儿》有历史,有当下,有未来。

本报记者 朱光

记者手记

《赵氏孤儿》诞生之初是元杂剧。在1735年被译介到欧洲时,传教士马若瑟省略了唱词,只是以法语描述了故事情节,旨在向欧洲介绍当时中国的文明程度、道德观念和行事规范,因而该剧主旨比其艺术形式更“重要”一些。17世纪末起,欧洲兴起过中国文化热。在伏尔泰眼里,中国人具有“最完美的道德”,改编《赵氏孤儿》就是他出于这一理念而至行动的转化。

不过,由于中国戏曲更注重写意——亦即意境、精神更重要,所以随着时代更迭、地域变化乃至观念更新,程婴为何可以牺牲亲骨肉的原因并不是很令人信服——哪怕最为当下世人熟悉的电影《赵氏孤儿》也只是把英文版片名翻译为《Sacrifice》(《牺牲》),但也没有在情感上,让观众信服牺牲的理由——凭什么?

音乐剧版沿袭2012皇莎版话剧的情节,在开场时,就让十几二

十位保护遗孤的忠臣,在程婴面前倒下——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太子活命而以自己的命相抵。所以,程婴是站在十几二十具尸体前,“无路可走”,不得不延续以命相抵的道路……他的无奈对策,是献出自己的骨肉,但做父亲的怎么忍心?这才有了完成国家大业的延续与复兴之后,他以自己的命“换”儿子的命的终结——既是悲剧结局,也是父子两人的“团聚”。

故而,故事可信,人物也就可亲近了,人物的动机也就愈发可敬。数百年来,“换子”情节揭开了“谜底”,顺带使得当今有些类似情节如十二艺术节参演剧目上党梆子《太行娘亲》也显得更为可信、可亲、可敬——剧中,奶奶以自己孙儿的性命,保护了八路军遗孤……这就是导演徐俊排演该剧的目的,解释清楚中国人血脉里的高尚与道德,才能使得经典作品活在当下,传至未来。 朱光

让经典活在当下

扶贫戏深入人心才感人

越剧《山海情深》进京获好评

来,写扶贫不是问题,能否把扶贫写活了才是问题。

前期到云南、贵州山区采风,《山海情深》的编剧李莉发现村民家里翻修一新,路面也平整,目之所及却大多是老人和孩童。反映到戏里,一段唱词让原中国剧协党组书记、研究员王蕴明反复回味:

“想有一个家,一个圆圆满满的家,娘亲儿亲爸,夜夜有个他,夜夜有个他……”《山海情深》确实是扶贫主题,但戏的重点不在于写具体的事件,而是写人物情感,是这部戏的不同凡响之处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吴乾浩用“感人的时代强音”来形容《山海

情深》。去年10月17日首演时他也看过,时隔半年,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,再度感受这部戏,他看到了明显的变化和进步,“这是一部可以往前走的戏,还可以再往前走。”

这出戏没有一路高歌,而是留下了一点惆怅,中国戏曲学会常务

副会长唐续华看到的不是惊叹号或是句号,而是回味无穷的省略号。唐续华说:“我们的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,但路还很长,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,这个戏也给我同样的感觉。”

打破很多人期待的越剧《山海情深》,在破程式的同时,塑造着一种新的程式,让越剧拥有了一个新的未来和高峰。“希望我们的《山海情深》越演越好,越改越好,然后再越演越好,从高原走向高峰。”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吴孝明祝福道。

本报记者 赵玥

“前有抗日神剧,现有扶贫神剧,现在很多剧里,扶贫干部一上场,稀里哗啦出了个主意就致富了。扶贫哪有那么容易?”昨天上海越剧院在北京召开扶贫题材现代戏《山海情深》研讨会,会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谨的一席话,引得全场专家会心一笑。在他们看来,《山海情深》挖掘出了扶贫道路的艰难,写出了人物身上的力量和担当,因而有了感人至深的效果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谭志湘说,去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评选时,他看了大概46台戏的录像,其中约20台写扶贫。在傅谨看